



雅酷红颜



TWO 1/2 WEEKS TWO 1/2 WEEKS

徐
坤
著

爱你两周半

徐坤 著

TWO 1/2 WEEK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你两周半 / 徐坤著. 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04.4

(雅酷红颜)

ISBN 7 - 5063 - 2950 - 6

I. 爱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6259 号

爱你两周半

作者：徐 坤

责任编辑：张雅丽

装帧设计：葛水英

插图：葛水英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：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hubanshe.com>

印刷：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30 × 1230 1/32

字数：150 千

印张：8 插页：2

印数：001 - 60000

版次：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950 - 6

定价：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01

顾跃进做完爱以后一般是不会留在女人床上睡觉的。通常情况下，不管他和女人在床上玩得多么累，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，腿脚软得像被打了麻药，腰眼下的那根棍儿累得像个瘪茄子，他都不会迟疑，每次翻身即起，一边系裤带，一边将衣服推门走人。下楼，开门，拧动钥匙，一踩刹车离合，“吱扭”一声，人就逃窜出去多远。

他总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回到自己个儿的住处，开门进去，一头栽歪瘫倒在床上，经常是连衣服也来不及脱，就猛猛地昏睡过去。

若说，干完活后连喘口气儿歇歇都不歇，又是何苦？在哪儿歇还不是个歇，在哪儿睡还不是个睡？

可是，不行。对顾跃进来说，做爱和睡觉就是有着本质区别，根本就是两回事。做爱，似乎跟任何女人都可以，随时随地



地都可以来上两盘，没有发情期不发情期的限制，灵便得很，简单易行；而睡觉，却不那么简单，除非自己独自入眠或早先跟家里老婆同睡，否则，任何人躺他身边，都让他睡不着。

这个毛病，以前他也并没有，而是后来发生的那两件事儿，才让他逐渐落下了病根儿。以前在他还属年轻那会儿，他经常是仗着体格好，耐力棒，没完没了地逞能。有时能一口气连干四五盘，干完也不休息，从女人身上下来，抬起屁股就走人，接着还能再去郊区跟哥们儿骑一次马或喝一顿酒。没有人提醒他，这样做会引起机件劳损亏虚。即便有人提醒，依照他那好强的心理，恐怕也不大听得进去。

但是从那次以后，身体发出了奇怪的信号，他才不敢再大意。那一次是他跟一个美国回来的老情人做。那个女人英文名字叫苏珊娜，他一年前才刚在纽约认识。他们这个企业家代表团赴美参观访问时，苏珊娜负责接待并担任随团翻译。他乡遇故知，两人年龄相当，相貌般配，顾跃进在一个以中老年企业家为骨干的队伍中显得面相清俊，才高八斗。他不光殷勤好动，助人为乐，而且幽默风趣，逗人开心的笑话一套一套的，苏珊娜很难不多看他几眼。两人在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的一路旅途颠簸中勾勾搭搭眉来眼去，最终发展到洛杉矶酒店的宽大豪华的五星级床上时，顾跃进却已经被十几天来的西餐奶酪吃得痛不欲生，尘根不能有效地崛起了。异国他乡，酒店客房飘拂的奇异香水味和浓烈的咖啡气息，都使得顾跃进找不到北，任凭怎么努力都是白费。最终不得不臊眉搭眼地从苏珊娜



身上滚落下来。

那是他个人征战史上绝无仅有的“滑铁卢”之役。兵败之后，顾跃进曾经自我羞惭了好一阵子。下次苏珊娜回国，终于有了让他一显雄风补回面子的机会。在自己的地盘上，吃过鲍鱼龙虾，喝过五粮液壮阳酒，顾跃进如鱼得水，进退有序。扯下苏珊娜海绵衬里的胸罩和蕾丝花边内裤之后，就裸露了扁平的胸脯和留有妊娠斑纹的肚皮，让人非常不起兴。上一次在国外时紧张得连她身体脱了衣服什么样都没看清楚。顾跃进第一眼还颇有些失望，先前还往上翘起的物件立刻也跟着扁平了下来。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瘦巴巴的越洋修炼的女人，却是体能劲霸，床上的活儿精细，叫起床来又浪又骚，像把国外的盗版黄碟真人表演到了眼前。顾跃进受到刺激，惊奇之余也是欲罢不能，一次又一次被她扯上身去，横吹笛子竖弄箫，弹药库全给倒腾空了，最后几乎是拼了老命险些把心脏都射出去，才勉强算没有丢丑败下阵来。大战三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

完事后出来，他却感觉不行了。身体不大对劲。脑子里真空，脚底下磕磕绊绊，虚飘得狠，像喝醉了酒。最难受的还是两条腿，只觉得小腿肚子上像有小虫子乱爬，倏倏倏倏，上来下去，又疼又痒。难受得他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一边踩着刹车油门，一边不停地俯身伸手乱抓，把小腿的皮都挠破了，却不知痒来自何方。抓心挠肝地挺了两天，仍不见好，不得已去看医生。

医生一看，就说，是不是最近房事过度？



顾跃进的脸“刷——”一下就红了，刚要辩解些什么，医生也不拿正眼看他，只是低头一边刷刷刷开着单子一边告诫：性生活要有节制。房事过度，休息不当，会导致腿部血管静脉曲张，严重者还会得脉管炎，造成不可逆转的终生疾患。

顾跃进满脸羞惭，拿着处方单子去药房抓药，同时心里明白：自己这是已经有了“身体”了。自己的身体这在提醒他：40岁已经来临。

来临归来临，追逐快感的脾气是改不了的。能改的是作息习惯。

打那儿以后，顾跃进在这方面就十分注意，再颠鸾倒凤疯狂过了，不敢立刻就走人，总要躺女人身边小眯一会儿。时间不长，半小时或一刻钟左右，叫“回血”，让冲到海绵体和前列腺地区的血液，通过睡眠再返回到身体原来的部位。这种“回血”的时间很不容易把握，常常是，眼睛一眯，就不知不觉睡着了。这一睡，也不知睡到啥时候才能醒过来。

先前，这睡来睡去的倒也平安无事。作为京城地产业老总的顾跃进，有钱有势，一表人才，身旁永远有若干美女缭绕，几乎是想睡谁就睡谁，想睡多久就睡多久。顾老板正当壮年，如虎似狼，宛若单身，婚史不详。想让他不去跟人睡觉，半夜总是自己单独打手枪也不人道。

就在顾跃进认真睡觉“回血”以后，又发生了一件事，才让他开始胆战心惊，睡不着觉，也不敢乱睡了。

那是在跟第十几个女人睡觉时（具体应该是第十几个呢？他



也数不清了。大概是第 15 个或者 18 个），他的自尊心跌了一个严重趔趄。那是一个搞电脑的小丫头，一直口口声声说崇拜他，自从一次新闻展销发布会上认识顾总以后，就死缠烂打，没事儿就打电话套近乎，要求对他进行专访，给他做个人网页。

也难怪他总要被女人纠缠，在那些林林总总的老板当中，顾跃进的长相很容易被那些女宝贝儿们一眼瞄中。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他呢？简单地说就是，魁梧。他是个北方大汉，一米八二的身材，肩宽背厚，虎背熊腰，头发有点自来鬈，一头长发齐肩，胡须也蜷曲微翘起来，顺势向嘴丫子部位延伸开去，有效地跟头发接壤。顾跃进每回在那一群群分头平头、北京板寸的老板堆里一坐，就显得鹤立鸡群，非常有亮点。台下的人一眼望去，觉得镁光灯下坐着的那个乱蓬蓬毛乎乎、一身名牌舒适休闲装的胖家伙，样子颇像个导演，再不就是制片人、画家、摄影家、徒步旅行者什么的，不说是个艺术家起码也是时髦都市流浪汉，怎么看都难与古板的地产老板挂起钩来。

顾跃进心里也就暗暗得意，双眸含笑，脸上的作秀表情愈发怡然。殊不知，他这看似天然随意的扮相，是经过专业的形象包装公司的精心打造和策划的。在他身体逐渐发胖、再穿任何西装都像被浑身打上石膏一样难受以后，就花钱请包装公司给他量身定做，设计出以舒适休闲为主的形象策略。这个策略具体而微，精细到他上嘴唇和下巴颏儿上每根胡须的长度、鬓角和刘海儿部位的头发如何染色、发丝如何从脑门到耳根要逐渐



呈现出黑、灰、白三色的缓慢过渡，以体现出老板的年龄资质和丰厚的文化底蕴。包装公司还具体向他推荐应该穿谁家的衣服，到谁家去修脸美容等等，并且一再叮嘱：作为一个名人，公众形象一定要固定，千万不能随意改变哪怕是衣服的褶皱或是发型上微小的弯曲。

顾跃进开始还觉得这些话说得都跟放屁，说了也等于没说，无非赚他们这些老板的钱而已。这些道理谁都懂得。可一旦具体实施应用起来以后，效果就出来了。以后他改头换面出场，就发现各种露面上重要镜头总是对准他拍照，尤其是拥上来表示崇拜的宝贝儿们围在屁股后头乌泱乌泱的。这给了他快感和自豪。无数次的作秀实践证明了这份“冤枉钱”没白花。

这次这个叫小鱼儿的网络宝贝也是同样，不知被他的哪根头发或者胡须的弯曲度打动了，电话骚扰起来没完没了。从她电话里的一次次撒娇作态上可以听得出，如果不跟顾跃进有一次亲密接触，亲手摸摸他的胡子还有别的地方是软还是硬，小丫头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丫头虽然长相不是十分出众，但是架不住年龄小，也就二十出头，蹦蹦跶跶，青春气息逼人，计算机大专刚毕业，不谙世事，倒显出几分可爱活泼。顾跃进起先也没上眼，当她第二次贸然找到公司来游说拜见时，才注意到她粉扑扑的脸蛋和鲜嫩的小嘴，不由得起了恻隐之心，就想着要遂一下崇拜者的心愿。

于是，在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，顾跃进在百忙之中抽空去宠幸了她一把。小丫头虽然不是第一次跟男人交好，但显得床



上经验不足，为了讨好他，没有快感她也喊，发出了高一声低一声的蝴蝶尖叫。她这个曲意逢迎的态度让顾跃进很感到满意。翻身下来，他忍着，没有立刻睡觉的意思，而是又陪她玩耍了一会，给她讲了几个荤段子，乐得小丫头吱嘎吱嘎的，对他的口才和见多识广保持了更进一步的崇拜。顾跃进这才心满意足地倒头睡去。

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一次留在小丫头那里睡觉，臭丫头就拿数码录音笔把他睡觉打呼噜的声音录了下来。录便录了，可气的是，第二天早晨醒来时，那丫头又很没心眼儿地放给他听。小丫头做事可能是出于无意，兴许是被吵得一宿没睡着，头一次听人打这么大的鼾，觉着新鲜，随便录一录闹着玩的。可是这一下，却着实把顾跃进他老人家吓得不轻！

他害怕的倒不是说她偷偷录音获取跟他睡觉的证据，以便日后来要挟他点什么，就像那个美国大妞儿“来瘟什么鸡”干的，偷偷将总统精液采样，以便让克林顿帮着调动工作的那种做法。他不怕这个。风流艳事连美国总统都整不倒，对他这个民营企业老板又能算得了啥？现如今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，全世界的成功男人，搞破鞋全都不算个事儿。

把他吓着的是另一个，那就是他自己的呼噜声。

老天！那几乎就不是人类所能发出的动静。丑陋，愚昧，浑浊，混沌。像是被人用枕头闷着，用绳子勒着，用手指盖儿掐着，生也不能死也不能的那种憋闷法；也有如被人给脸上贴了黄裱纸似的费力的喘气、垂死的挣扎。从那震塌房梁的呼噜声



儿里，能闻到口臭、大蒜、酒嗝、小肠疝气、大肠消化不良的腐烂气息。一百个斗兽场也不会聒噪出比这更难听的噪音；一千只熊瞎子也发不出比这更难听的长嚎。

顾跃进当时就蒙了！听着自己那几乎是非人类的呼噜声，他先是感到震惊、厌恶；接着是自卑、无奈；最后，就转移到对小丫头无比的憎恶和记恨。

他一边嘴上说着：哦，我的睡眠这么不好？我一直还不知道呢。谢谢你。一边迅速穿衣下床，以最快的速度冲出门去，发动车子，“刺啦——”一声怪叫，绝尘远遁。

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。刹那间，感到无地自容。

按理说，40多岁的男人，睡觉打几声鼾也没什么了不起，纯属正常生理现象。但是，这事儿发生在自视甚高的顾跃进身上，似乎就变得天理难容。

一直以来，他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。作为这个时代的骄子、成功的高尚人士，他几乎满身优点，满头的光环。房地产项目被评为明星楼盘，销售业绩屡创新高，政协委员、民进常委、产业协会副会长等等荣誉称号纷至沓来。他的乐善好施、扶危济困，包括捐钱在贫困山区盖希望小学、认领城市绿地、设立在校贫困大学生助学基金等等义举，更是在社会上赢得很好的口碑和名声。

顾跃进不仅事业如日中天，在享乐上，他也有着很高的品位。顾跃进是京城一家很著名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、马术俱乐部会员，他还养着自己的一匹纯种阿拉伯马。他喜爱收藏并



且趣味广泛，古董、字画、明清家具、瑞士手表、红葡萄酒、古巴雪茄……凡是值得收藏、能够显示出品位的东西他都玩过。就说他现在随身带的叫“科伊巴”(COHIBA)的极品雪茄，每盒要三四千块钱。但是他也只是带着，从来不抽，或者说不真正地抽，在某些场合把烟夹在手指间摆样子，或者让烟雾从口腔里进，再从鼻腔里出来，在上呼吸道系统之间进行一次简单的内部循环。之所以不往肺管子里咽，是因为他的支气管不太好，早在十年前一场严重的支气管炎之后他就把烟戒掉了。在媒体前来做他专访的时候，他暗示那些记者可以用“古典艺术爱好者”和“时尚发烧友”来对他的爱好加以概括。

行了。凡是这个时代能表明一个男人“成功”和“时尚”的东西，在他身上都以一种作秀的面目符号化地体现。他们这些社会中坚，都善于把生活变成无时无刻不在作的一场秀(show)。这是整个时代的风气，也是社会潮流使然。

而那些不能够显示在媒体报刊上的特长，则更使得顾跃进在心底洋洋自得。那就是他在追逐女人、满足快感方面功夫也不一般，床上床下一样才艺俱佳，抓举、挺举都过得硬，捧、哄、举、憋、磨，各个步骤都很像样，几乎就得到了身子底下女人们的交口称赞。这可是他作为男人的最大底气。只可惜这个特长他不能明说，只能在暗地里沾沾自喜。

可是，就这么一个精英人物、时代的骄子和宠儿，怎么能够在睡觉时恶性打鼾，怎么能在女人面前丢这份脸呢？

一路上，他一边有点气急败坏，一面还有点心情沮丧。生气



也不知是生自己的气还是生小丫头的气；沮丧也不知是沮自己的丧还是沮小丫头的丧。

一边开车疾逃，一面还百思不得其解，想不通自己怎么能打那么大的呼噜。听那声音，就连他自己想杀了自己的心都有，更何况别人听了会是什么感觉？！

那个臭丫头也真是的，录也就录了，还告诉我干吗？傻？还是缺心眼？她也不想想，有谁会喜欢一个指出自己缺点的人？

顾跃进既生气又难过，怨愤之心骤起。他逃也似的离开小丫头住处，从此毫无原由地再也不理那个小女人。

这是自从他开始从各种女人身上爬上爬下以来，遭受挫伤最严重的一次。对他个人来说，这个挫伤并不比那次在海归女人身上的阳痿差。骄傲和自信，在心里一下子垮塌了。

他是一个特把自己当回事儿的男人。男人，有了一定身份和社会地位以后，都挺把自己当回事儿，特顾及自己的脸面和自尊。

回来后，顾跃进还是有点放心不下，悄悄去了趟医院，到耳鼻喉科检查。医生给他讲解了打鼾的成因及治疗方法：打鼾也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，这个病好发于四十到五十岁的中年男性，这些人正当社会中坚，但大多都没有被诊断出来，因为这个问题都发生在睡眠时，病人及家人较难自己察觉，原因多种多样，患者多是那些体态肥胖、颈围短粗、扁桃肥大、鼻中隔弯曲、下颚后缩或下颚过小的人。且多伴有高血压、酒



精摄入过量等症。在治疗上，可以采用激光治疗、鼻式阳压呼吸辅助器、悬雍腭咽成型术等等。

别的不说，光是医生说的肥胖和酒精摄入过量这两点，顾跃进也知道句句跟自己对得上号。肥胖，就不用说了，这几年就连睡觉做梦都能感觉到肥肉在咕嘟咕嘟疯长，大腿、胳膊、肚子，甚至连下巴颏儿处的肉都变得暄乎乎，似乎里边暗藏着大量的水分。如不是有个一米八二的个头顶着，整个人就成一个典型的中年胖子。但因为他个子高，胖一点反而显得有派，显得福相。至于说酒精摄入过量那就更不用解释，他每天还不是觥筹交错、酒山肉海地在应酬交际场上过吗？

医生还告诉他说，他的呼噜已经上升到“恶性打鼾”层次，还有他的血压血脂都远远超标，高出正常指数，这也是导致恶性打鼾的一个原因。如不及时控制，后边等着他的，将是心脑血管疾病、糖尿病等等终生不可逆转的疾病。最后医生建议他最好动手术治疗。

顾跃进虽说没有什么思想准备，但是对医生说的这些病不病的，倒无所谓，不太往心里去。医生列举的这几样，都是他们这类老总的常见病，吓唬不住谁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得上这些富贵病，也证明他已经标准步入“三高”老总阶层，并没有什么奇怪和可怕。让他不能忍受的是，这种富贵主要却从睡觉打呼噜上体现出来，让他在女人面前丢面子，这一点最让他受不了了。

他问有没有不动手术的保守治疗方法。医生说，也可以配合



饮食控制及减重运动以求达到最好的疗效。减肥常是治疗的第一步。顾跃进想了想，说还是自己先试一试保守治疗。

从医院里出来，他还暗地里想：看来自己真是上年纪了，有了身体，这个部件那个部位的总出点小毛病，按下了葫芦，不期然却又鼓起了瓢。要不是这个网络小女人这么一折腾，他还真不知道自己睡着了打鼾什么样，也不知他自己的肥胖症和高血压到什么程度了。这么说，他不但不该讨厌她，倒是还要感谢她喽？

嘿！美的她！

反过来说，怎么这事儿就她知道，别人都不知道？那么多他身子底下压过的女人，怎么没一个人跟他说？她们都是聋子瞎子，看不见也听不着？真是怪了去了。看在自己这呼噜都已经打到“恶性”层次的份上，肯定也时间不短了。别的女人怎么就没人给他指出来呢？

一想，天下女人一大奸，明明也都知道这一事实，可谁也不说，事毕还都左一声“哥哥”右一个“哥哥”的甜媚媚叫，咯咯嗒嗒都跟母鸡下蛋似的，顺着她，哄着他，日后，都能得到点好处。不管是拉广告、拉赞助、找工作……只要把顾总在床上伺候得好，一般有事求他帮点小忙他也基本上能答应。倒不是说顾总怜香惜玉，而是他愿意看见金钱和权力给他带来的在女人面前的优越感。他喜欢这种优越感和体面。喜欢女人在他施舍下的一副骚猫媚狐狸的样儿。

唉！也就是今天遇上了这个二百五网络女子吧！拿着个破数



码笔，不知道怎么得瑟好了，逮着什么都录，玩笑嬉戏之间录下他的呼噜，又胸无城府地放给他听，让他自己了解了这一事实。否则，他宠幸的女人越多，他的呼噜声也越是传遍千里。也许她们一时会封住口不说，可是毕竟自己那点短处是抓在人家手里了。也难免什么时候，她们把它当成一盘菜，给抖搂出来。对他个人声誉得造成多大影响啊！

今天这也算是万幸吧！

想到这里，涌上来一阵心虚。不免也有些后怕，行为多多少少也收敛了一阵子。

但是能因此就停止男欢女爱的历程吗？当然不能。用顾跃进自己的话说，锻炼要搞，女人也要搞。

往后他就迫使自己多抽工夫出入于马场和高尔夫球场。同时也处心积虑，想出办法，采取亡羊补牢策略，把“做爱”和“睡觉”割离开来，无论翻云覆雨多么累，折腾到多么晚，一定不要在女人处睡觉，一定不要她们知道他睡觉打呼噜。

这才是他每次都匆忙逃离的真正用意。

可是这一次，他却不小心睡着了。这一睡，就睡出了惊天大事。

本来，那天晚上他也没想要到于珊珊那里去。晚上他在渔港海鲜城招待一个客户，陪着喝了不少的酒。

春节过后，眼见得商品房销售的旺季临近，一进四月，各地产公司都展开了促销大战。军博的房展会总是挤得密不透风，



晚报在周末还开有老百姓免费看房车，到京郊的各处相关楼盘去看房。商家为促销简直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经过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左右摇晃和大盘调整，京城的地产业在进入 2003 年以后已经日趋成熟。谁都知道北京的房价在全国来说是最高得没谱、最不合理的，可偏偏是人气旺盛，不光本地的人似乎人人都在喊买房，就连外省、外地、外国拿现金前来购房的人也趋之若鹜，买房都跟买大白菜似的。这个现象多少显得不可理喻。连经济学家也没能给出一个过得硬的、能让人一听就信服的说法。京城的地产业是在一种非理性状态和极度亢奋中向前平移。

就在别的地产老板做适应中产阶级的楼盘时，顾跃进却早已经把那些做腻了。早先，他在京郊的依山傍水地段，打造“塞纳河左岸”、“欧罗巴花园”、“香榭丽豪庭”、“曼哈顿明珠”等洋气扑鼻的楼盘，用罗马斗兽场柱廊、巴黎凯旋门、柏林勃兰登堡门那样高大的门洞，来炒作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脱亚入欧的“尊贵”、“富有”、“品位”概念，大把大把赚取中国土老帽儿的钱。等到众开发商蜂拥而上，都跟在后边仿造和炒作时，他却笔锋一转，点石成金，在城市里的最中心地段，做土得冒烟儿的“帝都烟云”庄园，完全用老四合院、影壁、门墩、后花园这些旧物，按照清朝王府的造型，搞出售价每平方米 2000 美元的豪华精装修版，目标直取老外的口袋，当然若能顺带着抓挠一把海归、台港澳三地人士以及大陆的金领怀旧派的钱袋倒也算是搂草逮兔子。